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幻中遊 第十八回 建奇功全家受榮華

話說石生在廣州做巡撫。忽有邊吏來報說：苗寇大發，搶奪人家的錢財，虜掠人家的妻女。聲勢甚是洶勇。石生不敢隱匿，據實奏知皇上。皇上旨下：特加石茂蘭兵部尚書銜，令掛帥印前去平定。石生接旨已過，退入內宅。向秋英夫人道：“下官祇通文墨，那曉得軍旅。一旦身任元戎，何以克稱厥職。煩夫人代為平才，下官好再作道理。”秋英答道：“朝廷旨無容抗違，臣子職分理應御侮。老爺一去，開國承家，端在此舉。安可以英雄態故作懦夫狀。戰陣之事，賤妾頗悉大略。若不棄嫌，情願親操旗鼓，隨營辦事。”石生大喜道：“夫人既有這番韜略，下官纔覺放心。”次日，就在演武廳操兵。以秋英為先鋒，以左右二營為兩隊。殷莫馨情願軍前效力，就以他為監軍。率領馬步兵丁兩萬餘人，分下已定。正是人馬強壯，器械鮮明，直往邊庭進發。一路行來，俱是秋英究九了地勢，然後紮營。來得與苗寇相近，擇了一個高埠去處，安下了營盤。秋英向石生道：“苗寇依山靠海，出沒無常。今日大軍初到，人困馬乏。苗寇以逸待勞，夜間必來劫寨。當預作準備。”石生道：“號令全憑出自夫人，下官坐鎮中間而已。”秋英就把兩隊人馬分為四路埋伏。去大營不過二三里許。寨中祇留三二十人藏在一邊，候劫寨的風信。苗寇來到營中，見是個空寨，必然搶奪東西。就以放炮為號，四面殺來，必獲大勝。分付停當。寨旁有一座小山，秋英同石生躲在山上，遠遠料望。

是夜，苗寇見官兵紮下營寨。商議道：“官兵方從遠來，必然疲倦。今夜乘黑劫寨，是為上策。”其中有一個頭目，叫做賽天王。領了兩千人馬，暗地闖入官兵寨中。四下一看，並無兵馬。祇剩得許多器械，就下得馬來。這個搶衣甲，那個搶弓箭，你東我西。賽天王也約束不住了。寨中的伏兵見其人亂，放了一聲號炮。四面伏兵一齊殺來。苗寇知是中計，出寨急走。早被官兵緊緊圍住。左右衝突，再不能出去了。殺到天明，苗寇祇落得一二十人，乘間竊逃而去。

秋英石生下山回寨。宰牛殺羊，犒勞軍士不題。石生向秋英道：“今日之功，建自夫人運籌決勝。苗寇平定應無難矣。”秋英答道：“老爺休要矜張。疆場之事，一彼一此，勢不兩立。苗雖小蠹，斷難長甘退舍。”石生閉口無言。

卻說賽天王領著一二十名敗卒，奔回本寨。稟知寨主哪思哩說：“官兵神妙不測，難以爭勝。”哪思哩道：“我祇說石巡撫是個白面書生，不諳軍務。那料想被他殺的這般盡絕，此仇不報，何以雄據一方，圖謀中原呢？”又差人來下戰書，石生批道：“約於來月十六日會戰。”秋英向石生道：“苗寇再來，必然統領大眾，以圖報仇。”少有疏忽，爾我恐為所虜。”石生道：“這當處？”秋英道：“老爺放心，賤妾自有運用。”

到得那月十六日，黎明時分。秋英著守營寨造一樓車：高三丈有餘，坐在上面以便望敵。石生領著左右兩隊大軍，一鼓而出。走了不過十里，望見敵壘了。又向前走了三五里路，已與苗寇對鋒。從那陣前閃出一位苗王，身披鎧甲，手執鐵矛。厲聲問道：“來將何名？敢侵犯吾境？”石生答道：“吾乃巡撫石茂蘭。奉命討賊，速速下馬投降，免你一死。”苗王大怒罵道：“好死囚，你前日折損我許多的人馬，今日又在陣前誇口。看我拿你下馬，以報前仇。”揮馬挺矛，直取石生。石生終是個文字官，不會廝殺。見苗寇上來的兇猛，料敵他不過。撥馬便走，跑不半里，就跌落馬下。苗王急忙使矛刺來。忽見一人，把石生背在身上，騰空而去。苗寇一直追趕。秋英在樓車上遙望，敗卒將近。把兵符一擺，陡起一陣黑風，對面看不見人。那苗寇撒身轉回。這邊金鼓齊鳴。苗寇正摸路時，自相殘殺，早已血流滿地，屍橫遍野。苗王哪思哩回到寨中，與眾首領商議道：“石督府營內，定有異人。不可以智力相角。莫若暫且投降為妙。眾人俱不願意。

卻說石生被那個人背到寨後，把石生放在地下。說道：“大人已脫敵難，請緩步回寨去罷。”石生問道：“你是何人？幸蒙相救。”那人答道：“我乃王詮，蒙大人不念舊惡，周濟念氏回籍。無可圖報，故特來一救，聊當結草。”說罷，再看不見人了。石生回寨，暫且不提。

卻說哪思哩與眾人計議道：“石鏡山朝陽洞，有一個百花公主，法能剪紙成兵。請他來相助一陣，或者能制伏官兵，也未可知。遂立時著人持書去請。那公主拆書一看，慨然應許。率領一萬人馬而來，與苗寇合為大營。又來搦戰。秋英向石生道：“出陣不用旁人，待賤妾與殷莫馨兩個出去收功罷。”秋英戎裝當先，殷莫馨隨後。祇領五六千人馬，徑赴陣前。那邊百花公主當頭，哪思哩殿後。統領數萬銳卒從南殺來。望見官兵寡少，就四下裏團團圍住。秋英用護單法把自家的兵馬護定，任他左攻右擊，總不能傷損一個。祇見苗陣內有人背一箱子，周遭跑走。那兵馬越殺越多，不計其數。秋英窺透其術，把兵符向上一擺，忽然一聲霹靂，兩如盆傾。那苗兵漸漸減去，落地的多是紙人紙馬，被雨一淋，就不能動移了。秋英把兵符又往下一擺，這邊的兵馬漸覺眾多。殺了半個時辰，就有十萬天兵，把百花公主、哪裏哩兩路人馬殺的幾乎片甲不回。百花公主領著殘兵仍歸本洞。哪思哩回寨，瞞怨道：“我要投降，你們不肯。又惹了一場大辱。”有眾頭目，莫敢發言。

再說秋英回的寨來，殷莫馨問道：“此陣雖獲大勝，倘苗寇再來為之奈何？”秋英答道：“這一陣苗寇俱膽戰心驚，不久即來投降了。何煩再動干戈。”果然，次日苗王遣人齎降表來投降。其表曰：

伏惟：聖德同天，無遠弗屆。異域無識，狡思啟疆。茲經大兵所剿，始信王化難越。嗣後願備遠服，共沐皇風。如違納貢之常，甘受後至之戮。

石生據其降表，奏聞朝廷。聖上準其投降。石生又極力勸化了一番，方纔班師。苗王親送石生百有餘里，然後歸寨。這正是：奏捷馬敲金鑼響，破敵人唱凱歌還。

石生作詩一首，贊秋英道：

兵家豈第論虛孤，帷幄運籌防不虞。

娘子稱軍惟唐主，婦人誇戎成伯圖。

祇知男輩多雄略，那料女流有武夫。

簪珥暫當甲冑用，旌旗指處瞻城烏。

卻說秋英與石生回了衙門，著人擺上香案默祝，聖母把神書兵符俱各收去。聖上因石生有功，特升兵部尚書，協同內閣辦事。誥封秋英為勳武夫人。

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治道立昌文德，不廢夫武功。勳猷大就，男謀必需乎女助。爾蔡氏乃浙江布政使司石茂蘭之側室，夙樹芳型，尤多雄略。務效忠於王家，不憚親操旗鼓。思克相於夫子，罔恤身歷疆場。茲爾平苗有功，誥封爾為勳武夫人。於戲，紫泥煥彩，用標一時之榮。彤管流輝，永垂不朽之譽。

石生赴京上任，謝恩已畢。又請了兩付冠誥，封贈翠容春芳。住有半年，秋英向石生道：“人生世上，富貴尚至卿相尊榮極矣。有遠慮者，必須急流勇退，方可善全始終。不然樹大招風，恐無日不在搖動中也。”石生道：“夫人所見極高，下官不久即當告退。”是歲正該會試，石生又主一次大場，收了許多門生。程旸程燁俱列門下。大場已過，遂因腳病，不便動轉。告老致仕而還，仍歸襄陽居住。

石生思念發跡雖在襄陽，羅田終繫故土。先人墳墓所在，祭掃如何便宜。後翠容生二子，聘胡員外兩位孫女。秋英生一子，聘朱良玉之女為妻。春芳生一子，聘蔡敬符之女為妻。石生領著翠容母子仍回羅田。秋英春芳母子，俱住在襄陽。石生一年襄陽，一年羅田，兩下往來，甚是如意。嗣後石生四子，俱經高發。朱舉人□了詞林，蔡敬符中了正科。殷莫馨以隨營有功，做了兵備守道。王曰灼做了知府。石生晚年康健，直活到年近百餘，方損館舍。退升這日，天鼓齊鳴。奉旨謚為“武勇公”崇祀□□。翠容二子，一支承祧本宗，一個過繼房門。至今石生之後，一支黃州，兩支襄陽。石氏後裔，因其先人皆蒙鬼神護佑。買了一處大宅子，就中

蓋一寺院。前殿是佛祖，中殿是觀音，後殿是太白金星。招募僧道，治買祭田。俎豆馨香，四時不絕。石氏人口蕃盛，登嵬科，做顯宦者代不乏人。因石生功德之所積也。亦何非鬼神之默助乎。後人有詩總斷道：

二氣彌綸布太空，何論南朔與西東。  
形聲超出見聞外，靈爽默浮自流通。  
傳紀降華事非謬，禮稱去禪理堪窮。  
人間幻態萬千狀，總在鬼神運量中。